

# 从线上重回线下 年轻人接受文学的新方式

霍艳

近年来在新媒体上，有声书、短视频、在线课程、播客等不同形式重新唤醒了年轻人对于文学的兴趣。

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的再度走红。它以前只是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篇文章，但这些年通过一些综艺节目，年轻人重新认识了史铁生，这个在余华、苏童口中频繁出现的名字，被描绘为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巨人，他的豁达与乐观也对朋友们影响深远。生动的作家轶事经过短视频传播，获得了过千万的点赞，过去只出现在课本里的史铁生，一下子被新的媒介形式激活了，年轻人由此把熟悉的作品和鲜活的作家形象重叠在了一起。加上史铁生作品刚好符合了当下的时代语境，于是，史铁生成为网上很受欢迎的作家。在评论区里，年轻人齐刷刷地打下史铁生的金句，拍下书中段落，提炼出迷茫、苦难、乐观、慰藉等关键词，来映照着自己的生活。

年轻人在对史铁生产生浓厚兴趣后，也对故事的发生地——地坛充满了好奇。地坛不光是史铁生创作的灵感来源，也是他寻求心灵慰藉的场所，于是年轻人想要去亲自探访地坛，寻找史铁生的足迹。

就这样，在文学的指引下年轻人重新回到现实生活。他们在地坛并非单纯的拍照打卡，而是对照史铁生提到的一个个细节，去找寻对应的位置，以文本对照现实。他们也会去见证作家间真挚的友谊。在地坛有两棵著名的树，一棵是“铁生的朋友莫言”认领的银杏树，还有一棵是普通人假借余华名义认领的梧桐树，年轻人在树下打卡，意识到文学创作不是个体的事情，而是一种情感的连结，能结交到一生的挚友。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想要体验史铁生当年的感觉，他们坐在地坛长椅上，看那些熟悉的场景扑面而来，相敬如宾的夫妇，热爱唱歌

的年轻人、古老苍劲的柏树，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也与地坛融为一体。

文学正开始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指南。盛夏，上万《盗墓笔记》的读者来长白山赴约之约。在昆明，年轻人顺着汪曾祺《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》中写到的馆子、街道、风景，搜索求证。这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接受方式，如学者李静观察到的：年轻人的文学阅读不再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劳动，还有着感官参与与身体感知的融合形态。文学不光可以被阅读、收听，还可以被观看、触摸，变成一种互动性身体体验。

当年轻人对文学的接受从线上回归线下时，作为文学发生的现实场景，它们是如何接住这波流量的？

年轻人讲求效率，希望在一个目的地达成观光、打卡、消费、交友、受教育等多种目标，从身体到精神均有所收获。

于是地坛就尝试把年轻人的多种需求融合起来。它重新启动了地坛书市，和过去主要吸引中老年人和文学爱好者不同，书市越来越向年轻人靠拢。年轻人对价格敏感，书市就发放大额优惠券，年轻人喜欢文创，文创就成为摊位的主打，史铁生的金句被制作成帆布包和树叶造型的书签。除了卖书，书市还准备了打卡、盖章、扭蛋、摇骰子、制作明信片等活动，增强年轻人的参与感。

在平时，地坛则注重加强氛围感的营造。公园北门开设了一家叫“我在地坛”的书店，里面除了售卖史铁生的著作，还有他一众好友的作品。店内没有WiFi和电源插座，就是希望读者能放下手机专注阅读。整个书店就正像史铁生那句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”。地坛也努力构建一种轻松的氛围。年轻人可以认领古树，这本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年轻人却发挥了史铁生般的幽默，有人

在侧柏的认领标牌上写着“这就是一棵梧桐树”，有的认养者署名为“见此树请大喊欧耶”“AVU您猜怎么着”，而地坛以包容的心态接纳了这些年轻人的话语，使得古树也成为一处景点。

长白山是《盗墓笔记》中一个真实而神秘的场景，承载着重要的十年之约。于是长白山不仅限于观景，还提供给年轻读者一个共赴约定的欢聚场所。山脚的二道白河小镇被打造成小说里“痛镇”的模样，雪雕还原了云顶山宫和青铜门，小镇各种设施也都以IP元素进行装饰，开办稻米驿站为年轻人提供旅游服务和周边产品，还在书中人物十年之约的8月17日举办稻米音乐会和烟花秀。长白山将IP元素、读者情感与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有机结合，增强了年轻人的沉浸式体验。

文学接受的线下转移，不光使地坛、长白山从静态的历史古迹、自然风光，变成动态的、沉浸式的文化空间，还有一些地方也围绕经典作品建造了新的沉浸式文化空间，受到年轻人欢迎。

在网上，不管是视频二创、文本解析还是同人文，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绕得开《红楼梦》这部经典。于是河北廊坊打造了一个《红楼梦》主题的沉浸式戏剧公园，采用移步异景、迷宫幻境的景观设计理念，融合情景装置艺术与舞台沉浸技术，通过21场跨越时空的戏剧演出，让游客深度体验《红楼梦》的文化精髓和东方生活方式美学。

和上世纪80年代为再现《红楼梦》大观园的景观建造的北京大观园不同，“只有红楼梦，戏剧幻城”主打与原著的交互体验，除了能打卡拍照，还能以沉浸式戏剧的方式和《红楼梦》的人物产生情感联系；同时围绕《红楼梦》百年来的读者接受，从不同年代的真实生活场景出发，以《红楼梦》为引子，穿越时空，上演

一幕幕关于《红楼梦》读者的故事。这种模糊了现实与梦境、真实与戏剧的形式，不光让年轻人体验到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的深刻含义，也让他们不再充当看客，而成为见证者和剧中人。

当年轻人借助文学从线上返回线下时，还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。当他们带着对文学的体悟，身处在一个诗意环境中，内心积沉的情感也被悄然激活，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

年轻人通过阅读史铁生、追寻史铁生，然后也变得和史铁生一样，拥有了双能在寻常生活发现不寻常的眼睛。在地坛有一处特殊的景点，就是被年轻人所开掘。这处名为“地坛的海”的景点并不是海，而是一面砖墙。它最初源于史铁生书里所描绘的“树影斑驳的灰墙”“阳光下波光粼粼”的意象，年轻人在阅读之后，也像史铁生耐心地观察每一棵树、每一米草地，大胆地展开想象，真的在地坛公园里找到了一片砖墙，墙上砖块的纹理被阳光照射，如同波光粼粼的海面。在文学想象加持下，这里变成了“地坛的海”，造就了一幅经典画面：人坐在长椅上，背后是一片树林，面前则是一片波光粼粼的“大海”，每个来此拍照打卡的年轻人，在一瞬间也终于明白了史铁生沉醉于地坛的原因——当对一草一木足够熟悉，又有着充沛的想象力，即便是在内陆，也能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浩瀚的海洋。

当下，年轻人已不满足于阅读作品或是观看视频，他们还想要亲自去文学作品描写的地方走一走、看一看，想要代入作品的角色体味他们的心境，想要用自己的经验跟文学里的描摹发生碰撞，激荡出新的情感，在现实世界里重新拉近和文学的距离。文学也不再是书本上的作品、短视频里的素材，它还是一个中介，帮助年轻人重新建立和世界的关系。



王子诚 摄  
品味书香

## 由书市“圈粉”说读书

吴月

今天的年轻人，还喜欢读书吗？

前不久，我与同伴来到“我与地坛”北京书市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了直观感受：走出地铁站，无需问路，跟着人流便是书市的方向；摊位前熙熙攘攘，热闹程度胜过景区、商场；有人拉着小车，有人拖着箱子，“没有人能空手走出书市”；看到背着同款文创帆布包的读书人，忍不住会心一笑……

原来，爱读书的人这么多！因书而来，以书为友，与同伴交流，大家笑道，有种“吾道不孤”的感觉。谁说年轻人不爱读书？从一场书市“圈粉”，就可窥见年轻人的读书热情。

这种热情，有浓浓的书香氛围作为支撑，也呈现为新的阅读特点：如今，我

们有更丰富的阅读资源，不再需要想方设法找书、借书，图书馆、书店、书展里的好书触手可及；我们有更多元的阅读方式，除了夜深人静读纸质书，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电子书、听有声书；我们还有线上的“读书搭子”，既可以参加读书会，也可以“追更”读书博主，还可以在电子阅读平台上批注、评论，结交书友……阅读习惯或许在变化，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，对读书的喜爱。

热情背后，也有一些小烦恼。书市上买的书，何时能读完？某社交平台上，“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”小组汇集了许多成员，大家分享得书之乐，也调侃没时间、没耐心读书；大学图书馆里，同学们大多认真自习，但读“闲书”的时光不

可多得。有调查显示，学习工作繁忙、难以抽空读书，注意力难集中，容易分心或好书触手可及；我们有更多元的阅读方式，除了夜深人静读纸质书，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电子书、听有声书；我们还有线上的“读书搭子”，既可以参加读书会，也可以“追更”读书博主，还可以在电子阅读平台上批注、评论，结交书友……阅读习惯或许在变化，不变的是对知识的渴望，对读书的喜爱。

培养读书习惯，更离不开自己的宁静心境。对爱书之人来说，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不以抽时间读书为苦，惟自得其乐。不妨发扬“挤”和“钻”的精神，多读书、读好书，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；给自己留一些慢下来、潜下来的时间，静心读书、静心思考，守住我们的内心和素养。

夜色初上，书市亮起灯光。公园门口的书店里，史铁生的句子映入眼帘：“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，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，并看见自己的身影。”就像我们今天的阅读，既有热热闹闹的相聚，也有安安静静的沉浸。走出地坛，翻开一本书读起来，那些素洁的文字终将成为内心深处的力量。

## 书评

### 新时代的“青春之歌”

——评秦北长篇小说《掌心》

贺绍俊

《掌心》是一部聚焦中国创业者研制国产芯片的长篇小说，既充满励志色彩，又具备强烈的现实关怀。芯片作为牵动国人神经的关键领域，是西方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重要一环。我们常为相关新闻感到慷慨与忧虑，却也屡屡因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突破性进展而振奋。《掌心》正是以此为背景，通过主人公任大任等一批创业者在芯片领域的艰难突围，真实展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，以及“中国芯”攻坚克难的艰辛要素。

《掌心》通过塑造高科技领域的青年群像，展现了青年一代朝气蓬勃、脚踏实地的精神风貌。这是一部以现代性视野和高科技理念谱写的新时代“青春之歌”。新时代之“新”，首先体现在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上。正如李大钊在“五四”时期所呼吁的：“以青春之我，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……”《掌心》中的青年，正是以对极致的追求、对创新的执着、对责任的担当，践行着新时代的青春使命。他们不迷信权威，不畏挑战，正如任大任在资本收购的诱惑面前，依然选择坚守理想，继续攀登技术高峰。

尽管芯片设计制造涉及大量专业术语，如MPW、NTO、RTL、GDS等，可能令非专业读者感到陌生，但作者并未回避这些技术细节。这种“陌生感”反而强化了情节的复杂性与神秘色彩，使人物形象更具张力，仿佛他们正穿越一座充满挑战的迷宫，最终抵达光明彼岸。与此同时，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又与我们息息相关。他们如同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也会堵在中关村的车流中，而我们使用的科技产品，或许正有他们智慧的痕迹，这种贴近生活的书写，拉近了读者与高科技题材的心理距离。

在芯片这样的高科技领域，技术能力即话语权。作品中有一个细节：海归青年金明昊初次见到任大任，便直言不讳地反驳对方的专业观点，毫不顾忌对方是公司老板。这种“钢铁理工男”的作风，折射出技术至上的行业逻辑，也体现出作者对“新质生产力”精神的精准把握。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青年，是青春。任大任作为掌芯科技的创始人，是“新型知识青年”的典型代表。他出身科研机构，长期深耕超

作为新时代的“青春之歌”，《掌心》与杨沫的《青春之歌》在张扬青年特质、反映青年成长方面具有共通之处，但二者所面对的挑战性质迥异。林道静所处的时代是道路选择的斗争，非黑即白；而《掌心》中的青年则处于竞争与协作并存的量子纠缠状态。例如任大任与邝斌的关系，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，而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镜像互补。他们的分合推动着中国芯事业的发展，也体现出新时代竞争中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复杂生态。

理想主义是《掌心》的底色，也是新时代“青春之歌”的主旋律。

尽管小说结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大团圆”，但任大任那坚定的信念，依然赋予读者强烈的精神鼓舞。

小说的最后一句话——“迎着伸向他的掌心，他感觉握住了命运，握住了未来”——正是对理想主义的最佳诠释，也是对新时代青春力量的真挚礼赞。

## 荐读

### 生命赞歌回荡佤山中



佤族诗人张伟峰诗集《空山寂》，是中国作协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”中的一册。诗集共四辑，分别为“寂然录”“慰藉书”“孤影集”“空山赋”。从中可见诗人对自然的感知、感悟和自省，诗人延续着他的生态诗学创作理念，强调了人与自然由表及里的关联。

### 透过雨声书写生命的韧性



万宁的中短篇小说集《雨一直下》共收录12篇作品。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犹如雨水一样，清新、灵动、深邃、实在，又张力十足。她们或洒脱、或沉重、或惬意的姿态，给人一种酣畅淋漓之感。